

[名著百部]
M

中国现代文学

彭家煌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彭 家 煌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严家炎 编选



華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目 录

怂恿	1
活鬼	19
喜期	28
陈四爹的牛	42
美的戏剧	56
牧童的过失	64
风头	75
喜讯	80
Dismeryer 先生	88
军事	97
莫校长	103
教训	112

劫·····	115
改革·····	123
平淡的事·····	132
节妇·····	142
出路·····	156
晚餐·····	167
我们的犯罪·····	177
请客·····	185
在潮神庙·····	193
垃圾·····	212
不平凡的故事·····	236
贼·····	245
父亲·····	258
茶杯里的风波·····	268
勃谿·····	271
隔壁人家·····	295
皮克的情书(中篇)·····	297
 彭家煌小传·····	 355
彭家煌主要著作书目·····	357

怂 恿



端午节前半个月的一晚，裕丰的老板冯郁益跟店倌禧宝在店里对坐呷酒。

“郁益爹，旁大说：下仓坡东边政屏家有对肉猪，每只有百三十来往斤，我想明日去看看；端阳快了，肉是一定比客年销得多，十六七只猪怕还不肯。”禧宝抿了一口堆花（酒），在账台上抓了一把小花片（糖）；向老板告了奋勇后，两只小花片接连飞进了口。

“嗯，你去看看，中意，就买来；把价钱讲好，留在那儿多喂几天更好，这里猪楼太小，雅难寻猪菜。”郁益安闲的说，忽然想起旧事，又懒洋洋的关照着：“你去了第一要过细些，莫手续不清，明日又来唱枷绊，翻门坎。他屋里的牛七是顶无聊的家伙，随是什么，爱寻缝眼的。”

“那怕什么，凡事离不了一个理，不违理，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禧宝满不在乎。

牛七是溪镇团转七八里有数的人物：哥哥四爷会八股，在清朝算得个半边“举人”，虽说秀才落第，那是祖上坟脉所出，并不关学问的事，只是老没碰得年头好，在家教十把个学生子的《幼学》、《三字经》，有空雅爱管点闲事；老弟毕过京师大学的业，亲朋戚友家与乎宗祠家庙里，还挂起他的“举人”匾；侄儿出东洋；儿女们读洋书的，不瞒人，硬有一大串。这些都是牛七毕生的荣幸，况且箩筐大的字，他认识了好几担，光绪年间又花钱到手个“贡士”，府上又有钱，乡下人谁赶得上他伟大！他不屑靠“贡士”在外赚衣食，只努力在乡下经营：打官司喽，跟人抬杠喽，称长鼻子喽，闹得呵喝西天，名闻四海。他雅喂过蚕，熬过酒，但都是冒得一眼经验，凭着一鼓蛮劲去乱《么》^①，每年总是亏大本，没得“打官司”，“抬杠”那样的成绩好。他的身胚很高大，大肚皮水牛一般的，在文质彬彬的兄弟里，他真是走了种的蛮。他的排行是第七，人们便派他一个“牛七”。他胆量很大，又学会了刀，叉，拳，棍，武艺，黑夜里听见屋前后有响动，一个人敢拿短棍入山赶强盗。有一年清乡委员下了乡，还几乎挨了他的做。横冲直撞，那里找得到对手；牛眼睛钉住了谁，谁就得小心些；若不幸闯在他手里，就同黏了油漆样，弄不清爽。他那黑漆的脸又油晃晃的，顾名思义，雅有尊他“油漆”的。但“油”与“牛”，厉害很悬殊，因而尊他“牛七”的毕竟占了势力。

禧宝洋腔海白惯了，生意经他知道点巧妙，是非场里可没得他的份。他相信老板郁益的大哥原拔抵得牛七的四爷；二哥雪河而且是牛七顶怕的，而且他家里雅有人挂过“举人”匾；尤其雪河为人刚直，发起脾气来，连年尊派大的活祖宗雅骂的。有一年牛七冲撞了他，托族叔枚五老倌到裕丰放鞭爆赔礼，雪河叫细人子把鞭爆踏灭，跳起脚，拍桌子骂：“枚五爷，你书由屁眼里读进去的啊？这事由

^① 《么，gao，搞。

你放鞭爆就了啦吗？好不粪涨！”枚五老倌给侄孙骂了一顿，垂头丧气，出门投族人，要开祠堂门整顿家规，但是，空的，蛆婆子拱磨子不起，还是由牛七亲自送礼赔罪了事。雪河在省里教过多年洋学堂的书，县里是跑茅厕一样，见官从来不下跪的，而且在堂上说上几句话，可使县太爷拍戒方，吓得对方的绅士先生体面人跪得出汗，他还怕谁！这在溪镇的妇孺都知道，背地称他雪豹子。牛七只蛮在乡下碌的人，撞了他，不是小蛾子扑灯火！裕丰有这样的声势，禧宝那有“牛七”在眼里。

翌日早餐后，禧宝换了件白褂，赤脚上加了一双袜，扣在裤腰带上的牛骨头烟盒子也取下装一满盒条丝烟，找了一把黑摺扇往脖子上的衣里一插，掬着洋伞，出门邀旁大到下仓坡买猪去。

下仓坡是述芳政屏两兄弟的产业。他俚（他们）保管不住，不能不找主儿。牛七是他俚的从堂兄弟，本有承受的优先权，但他那几年事事不顺手，于是述芳将下仓坡的西边，连屋带田卖了一半给裕丰，现在归原拔经理着。卖祖产，就是卖祖宗，这在溪镇人认为是奇耻。牛七瞧着述芳兄弟许多人拖拖踏踏挤在下仓坡东边住着，对东边的祖产真有丧了考妣一般的悲哀。

“你屋里坏成了这个样子，以后真不好办！蛮好的祖产，轻松的送掉，真碰得鬼，我看你，述芳！你想想，当年骅四公创业如何的艰难苦楚，到了你们手里，就风吹落叶样凋零下来，再空两年，怕连东边也靠不住。将来我看你迁都迁到哪里去？”牛七这样说，述芳雅不愿将一口闷气从屁眼里撒出去，仗着牛七和政屏二娘子的娘家那一霸人物为后盾，于是信了牛七的主张，在卖给裕丰的一邱田的那一头耕种起来，原拔质问所得的回答是：“妈妈的，我耕我的田，碍着谁的祖坟啊？”裕丰的雪豹子知道了，拍桌子骂牛七。因为原拔自从搬到下仓坡，家里常常闹鬼，黑夜里石子飞进窗，裕丰就闹贼，这是牛七的鬼，雪河早就有耳闻，于是他派人警告述芳。述芳蛮

不讲理，到许起七日七夜的朝天忏，说裕丰欺他，人不知道天知道。族长贡老爹知道什么葫芦装什么药，牛同豹子会有一架打，于是邀人出来和，哼，白忙了几天，贡老爹缩了颈根，其余没面子的白菜鬼谁来管这闲事！于是雪河在县里告了一状。述芳没料到要见官，逃了。雪河又一禀帖，加了述芳个“恃势凌人，畏亏逃审”的大罪，在县署请动了四差八票下了乡，寻到孟兰会上，将述芳抓了去。祸是牛七闯出来的，就是于斤的磨子，不能不硬着背，只得联合劣绅，上堂抗辩。雪河斩钉截铁的几句话，县官就戒方一拍，牛七随着“跪下”的命令，伏在地下，半句屁都不敢放。那场官司，牛七掉了“贡士”，述芳挨了四百屁股，还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赦出来后，就一病登了鬼籍。这是牛七一世不会忘记的，而禧宝却忘记了，即令禧宝不忘记，但是裕丰这样的胜利，恐怕更使他没有“牛七”在眼里，况且他是跟政屏买猪，这关牛七的鸟事？

二

买猪，禧宝是老手，政屏自然弄不过他。譬如人家一注牛头对马尾的生意，有他在中间谰谰，没得不服服贴贴成功的。好比一楼猪，他只在楼边吼几声，挥几鞭，那些货就在他那猪腰子眼睛里刻定了身价：大肚皮的那只分量多少；白颈根的油头如何；黑尾巴的吃路太差；那怕那些货喂过隔夜粮，又磅过斤两，雅逃不过他的神谋圣算。他人和气倒还在次，唯一他那嘴啊，随便放句什么屁，都象麻辣子鸡样塞在人家口里，又厉害，又讨人欢喜。平常倒是跟政屏还讲得来。他一进政屏的门，就搬出他那生意场中的口白：

“嘿，政二哥，发财发财。一向不见啦，两公婆都好吧？”

“好，好，你自己好！”

“这晌如何不到店里来？舍不得二嫂吧？哈哈！店里正熬酒

呢，你来，我准为四两堆花的东。”禧宝嬉皮笑脸的说，伸出四个指头在政屏前打了个照面。

“有酒呷，好的！明后天许来秤肉。”政屏很喜欢。

“今年府上喂些什么宝楼？我看看去。”禧宝说着，政屏领他进去看猪。

“卖吧，这对货？”禧宝在楼边吼几声，拍几下，试探着问。

“节边子来了，卖是要卖的，但是有好多来看过，都是价钱讲不好，吴桂和出了五十块，中费归他出，我没答应，至少要五十五六。”政屏表示卖意，顺势吹了几口牛皮。

“政二哥真厉害，这对货四十块卖得掉算气运，你还想五十五六，做梦喽！”禧宝用先声夺人的语句，直往“五十五六”上压。

“五十六末，雅要看什么货啊！”旁大凑着说，“到火房里来谈吧？”于是三人走进火房。

牛七的野猫脚是常在政屏家走动的。他自从跟豹子交过手，掉了“贡士”后，他到政屏家，最爱走后门；那里有茂林修竹，是僻静的地方。这天，他走进政屏的后门，听见火房里有禧宝的声音，他怔了一怔，点点头，悄悄地踱到窗外去窥听。“禧宝之来是什么坏勾当，政屏不经他的同意，擅自跟这坏蹄子干什么！”他急切要探出个实在。他由窗纸破处瞧见政屏在桌上拐着水烟袋，取了插在炉边的火筷，箝着火炭，又将火筷夹入拿烟袋的手指缝里，腾出右手来擦一擦烟袋嘴，才伸出指头到烟筒里去掏烟。烟筒是空的，即刻就起身，于是牛七的头避开了。

“不必去拿了，我自己有烟。”这是禧宝的声音，这声音又将牛七的头引回来。禧宝双手接着政屏的烟筒和火筷，取下裤腰带上的烟盒，上了烟，引火抽着。政屏睁眼凝视空中缭绕的烟，有时还钉住地上的烟屁股。牛七板起油漆的脸，眉毛皱着，似乎有谁欠了他的钱不还的神情，“若是政屏还暗中呼吸禧宝那腐尸喷出来的臭烟

味,那真是下流透了顶。可恨二娘子还泡了茶一杯杯分递,禧宝配接她的茶吗?”牛七似乎有些看不上眼,心里在咒骂。

一刻子,政屏竟公然抽起禧宝的条丝烟来了。条丝烟,在政屏家是稀罕的宝贝。他生怕辜负黄生生的烟,抽出半年难洗一次的烟斗,用小棍子通了几通,将周围凝结的黑黄色胶汁往自己的赤脚上一揩,随即装烟抽着,一口长气,连两颌都吸进去半寸深,烟如进了坛,没一点糟蹋的,过足了瘾才递给旁大。“禧宝的和气,堆花,条丝烟”连连的在他的心里打转,楼里的那对货,无形中已轻轻的减了价,如果禧宝诚心买的话。然而在窗外牛七的脑里,却是“政屏那一世没吸过丝烟的丑态”。“禧宝那鬼脸,那刁滑,那可恶的语调,总而言之,处处讨嫌得要死”。“裕丰那么兴盛,他妈的禧宝还孝顺他,猪卖给他真是十倍的价钱才行。”

“这对货是真的要卖吗?如果真的要卖,那我真不敢向你开口。政二哥,我买,你总让点,再开个实在价吧!”禧宝正式开口了。

“怎么不卖!你不是别人,让是要让一点的,只是……”政屏在桌上摸了一个算盘,在算盘的横木上扒了一颗子,又在横木下偏右的一行扒了一个“二”,交把旁大,一面将口里含着的“不到这里不成”吐出来,旁大看了,递给禧宝。

“什么,政二哥雅真是……,还是这个价钱,那有什么讲头,就是过秤,雅跟价钱差得太远啦。那只大的连毛不过一百二十四五斤!”禧宝说着,掉转头。正伸长脖子在窥听的牛七的头,于是猛然的又缩了。

“两边都吃点亏吧!”旁大擅自在算盘上扒了一个“四”,一个“二”,给禧宝看,禧宝接连说了几个“这不行”,可是算盘已到了政屏的跟前。政屏罗唆了半天,才在算盘上扒了个“四”,扒了个“八”,几个“再少就吹了”连翻套似的出了他的口,算盘同时又到了禧宝的跟前。这样的来回三四次,结果是禧宝袖子一勒,坐了个骑马装,

一手叉腰，一手劈空气，用劲的说：

“当面的锣，对面的鼓，我俚打开窗户说亮话，政二哥，你是三两块钱不在乎，我出价雅实在不算少。一句话，买卖成不成在你，四——十——五——块——钱。你愿意，我俚就空几天来赶猪，不愿意，我俚就对不起，在府上打扰太久——啦——”禧宝本没讲完，眼钉着政屏，站起来，口仍然张着探形势，等回话。旁大雅起身，装出要走的神气。形势很严重，政屏似乎已屈服，很为难的苦笑着说：

“这样，我就太吃亏了。你们真厉害！”

“好啦，好啦，话就讲到这里止，政二哥，过几天来赶猪就是。恭喜恭喜，两边如意，我俚走了吧！”旁大两边作揖，政屏起身预备送客，窗外的那位客，咬紧牙关，一溜烟的早两步走了。

五天后，禧宝到政屏家赶猪，政屏不在家，关照了二娘子说过几天送猪钱来，随即将猪赶走，又空两天，那猪肉已装进了人们的肚皮。

三

为着这事，一天，牛七起了个绝早，跑到政屏家，在猪楼边张望了一下。

“为什么这样早，七哥？”政屏有点惊异。

“不为什么。……你喂的猪卖啦？”

“呃，禧宝买去了。”

“啊，禧宝买去啦！多少钱？”

“四十五块钱。”

“啊，四十五？只卖四十五啊！钱付清了吗？不卖把张三，不卖把李四，单单卖把禧宝！禧宝的钱好些？……你卖把范泰和何如？他会少给你的钱？”

“禧宝同旁大来，讲了半天，不好意思不卖把他，我愿是不大愿意。赶猪那天我雅没在家，听说猪赶去不久就杀了，钱是一个还没到手。”政屏为积威之所怯，见牛七问得奇怪，敷衍着说。

“既然你不愿意，他俚如何趁你不在家就把猪赶去杀了呢？钱还一个都没有到手，有这样强梁！当初你如何跟他讲的？”牛七假意的盘问。

“那天，我逼住了，他俚只肯出四十五，我说这样我就太吃亏了，后来雅没说肯。旁大就两边拱手道喜，说空几天来赶猪，随即就走了。”

“那就有大戏唱啦！这件事你硬可以讲没答应他俚。人不在家，胆敢把猪赶去杀了就是，把你当什么东西！事情没得这样痛快！生米煮成熟饭啦！政屏，禧宝送猪钱来的时候，难为他一下，硬要活猪还原，随他是多少钱不要答应。政屏，这是个顶好的岔子！我看裕丰有好厉害，娘卖ㄅ|①！”

“看着，今天初六，明天初七，……端阳快了，现在还不到手钱……七哥，裕丰不裕丰，猪是禧宝买去的，如何好奈何裕丰！况且从前吃过裕丰一回亏，现在何必……”

“裕丰怎么样，禧宝怎么样；禧宝买就是裕丰买，你当禧宝是好东西，他专会钻裕丰的狗洞，不管他是谁，我都要请他结结实实上老子一回当。娘卖ㄅ|的！从前的事，不必讲得，鸭婆子进秧田，来往有数，于今送肉上钉板，还不砍他个稀烂？政屏，你不听雅随你的便，以后，你屋里的事就不必来问我啦，”牛七跟政屏赌气，“你屋里的事，”就是政屏每年少饭谷，少不得拿钱到牛七家去杂，政屏那敢开罪他！

“不是这样讲，七哥，我单怕是脚伸出去收不回，又是一跤绊倒

① ㄅ|:bi,屎

山礅脚下爬不起。七哥既肯替我出主意,我还有个不好的?”

“那么,这样,政屏,我是无论什么事,没得不卫护你的。禧宝送猪钱来的时候,你硬说从前没答应卖猪给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死人要活猪还原。没得活猪还原,跟他拚了。隔壁原拔伢子同裕丰是一家,叫二娘子死到他家里去。”牛七刚断的替政屏出了个好主意,又睁着眼睛凑近政屏的耳边。“原拔伢子不到这边来的吧?”政屏答声“不来的,从来不来的”,于是牛七放胆的解释那主意的内容:“政屏,‘要活猪还原’,这不过是一句话,‘要二娘子去死’,雅不过是小题大作,装装样子。我的意思是跟他佷闹翻了,二娘子,就悄悄的到隔壁去上吊。你们即刻在外头喊‘寻人’,并且警告原拔;事情是为他佷起的,他佷当然会寻人。人既然在他家里,他自然要负责。你屋里有我作主,你就赶快把信二娘子的娘家蒋家村,叫几十个打手上他佷的门,只要一声喊,就够把原拔、裕丰吓倒的。将来人是好生生的,就敲点钱算了。如果人真的死了,那就更好办!”牛七说到这里,顿住了,在腿上拍了一下。“政屏,裕丰有的是田庄屋宇,哼哼,叫他佷领教领教我七爹的厉害!”牛七抿着嘴,保持着盛气,腿上又搥了一下。“雪河伢子在省里,三五天之内,料雅没得谁敢跟我作对。”牛七依然是抿着嘴,板起脸,牛眼睛睁得酒杯一样大,在室内横扫;政屏只有“是”的应声。只是这主意决定了以后,二娘子关着房门痛哭了一场。

四

“嘿,政二哥,老等你来拿钱,牌子真大,一定要人送上门!”禧宝一进门就搬出他那油滑的老调。政屏装做没看见,低了头,板起面孔,预备发作,半天才心一横的答:

“什么话,我并没答应卖猪把你,请你仍然赶问来。”

“猪早就杀了，今天送钱来。你要仍然赶回来，你到那些人的肚子里要去。”

“啊，杀啦？不同我商量好就赶去杀啦？不行，我要活猪还原。”

“要活猪还原？有的是，政二哥，这晌买进来不少啦，嘿嘿嘿，你要那一只就那一只，加倍赔你的钱雅行。”禧宝仍然嬉皮笑脸的跟他缠。

“放你娘的屁，你跟你爷老子弄幌子，狗入的，没得活猪还原没得好收场。放仔细些，我告你。”政屏鼓着勇气说完几句破脸的话，几步冲到妻子房里不见面。

“哎呀，政二哥动气啦！这何必呢？无缘无故的，这何必呢？”禧宝朝着墙壁说，事情僵了，只得退出来跟原拔商量。原拔走出来想大公无私的来调和，在大厅上见了政屏，正待开口，突如其来的给政屏臭骂一顿。原拔回了几句，政屏就纵步跳上前，一手拐住他的辫，一手撩着他的阴。禧宝那张空嘴没用场啦，站在旁边只发颤。文绉绉的原拔无可奈何的嚷出几声“救命”。幸而他的崽甫松来得快，甫松是开豁了两下子的，三两个笨汉不会拢他的身。他只在政屏的太阳穴上轻轻的一按，政屏全身软了，甫松又一掌刷去，政屏一鹞子翻身倒在天井里。二娘子听了信，赶来帮忙，给原拔家的长工盛大汉一把搂住，正合其式，她那肉包子似的乳峰，贴胸的粘在老盛的怀里。她那又肥又嫩的水豆腐一般的身体，还给这久旷的鰥夫上了一把暗劲儿。原拔这边人占了优胜，即刻退进房，关上门让政屏在厅上一跳八丈高的骂，让他的堂客蓬头散发，哭哭咧咧，直朝窗木上砸脑床，额上竟自挂着鲜红的彩。

牛七编的剧，第一出刚闭幕，第二出拿手的又人不知鬼不觉的开始了。常人的口白，“出嫁从夫”，这是天经地义。二娘子虽是响屁都不敢放的贤德女子，标致堂客，本来犯不上做一对死猪的殉殡，但是这幕剧的花旦只有她一个，为着要圆牛七和她丈夫的台，

而且可趁此机会以公济私的出出被搂抱的气，她不出马，还有谁告奋勇！因此，在原拔家正午餐时，她拨进他家的窗。她单单溜进老盛的房里，在床湾里上了吊。

五

牛七自从替政屏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天天只等禧宝送猪钱来，这天，政屏喘吁吁的走进来，他知道是喜信到了。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政屏，禧宝来了吗？”牛七奔上前问。

“来了，来了，我跟原拔打了一架，二娘子已经上了吊。”政屏急促的凄然的说，几乎要流泪。

“那么，这样……我俚就去，四哥，我俚一同去吧！二娘子的娘家报了信吗？”牛七三脚两步的奔着，一壁问。

“去是去了，但是这件事情如何好收场呢，唉！”政屏依旧是很凄然。

“有什么收不了场，这样好的岔子，难道还给别人占了上风去！政屏，你真是多心！”牛七有点不咸服，但是事情闹大了，如果二娘子果然有差错，说不定惹起雪河豹子的威，他不能全不顾虑，于是他凑近四爷问：“四哥，你看要如何才稳当，这件事？”

“我看，这件事我俚只能暗中出主意，出头闹是要靠政屏和二娘子的娘家的。还是等蒋家村来了人再说吧！不过这苦肉计，我是不大赞成，如果二娘子有个什么，就是裕丰倾了家，政屏有什么了不得的乐趣！你……”四爷镇静的低声的说，责备牛七，眼睛防备着政屏，怕他听见。牛七皱眉无语。不久，到了下仓坡的竹山，走进了政屏的后门，在蒋家村没来人以前，一切都照牛七原来的计划。

“二娘子不见啦，寻人啊！”“啊呀，二娘子好好的，为什么不见啦！”“如果有什么不吉利，和原拔家脱不了枷绊，事情是由他家里

起的。”政屏家人来来往往将这套成语送到原拔家人的耳边，原拔家人喷出口里的饭，丢下筷子，纷做一团去寻人。盛大汉是顶关心的，走到卧室取围腰布，预备去寻找；忽然他狂奔出来，“不得了，吓死人，吊在我的床架上啦。”

“快点，快点，把她解下来摊在床上。”原拔镇静的发号令，于是大家拥进去，七手八脚把二娘子抬到盛大汉的床上。二娘子的身段颇柔软，脸上依然有几分美丽的桃花色。原拔用手指在她的鼻孔前探探，点了一点头，“嗯，不碍事，不过暂时晕去了。”他想，即刻派人到裕丰取高丽参，西洋参，闻鼻散，顺便要老弟郁益着人找堂侄日年来。原拔娘子用湿手巾将二娘子脸上的凝血揩去，又摸摸她的身体。“身上还有热气，救总有救的。高丽参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呢？这真是天大的祸，唉！二娘子，你平常对我恁雅蛮好的啊！为什么心一横，命都不要啊？”她几乎掉下泪来。擦凝血，是受了原拔的指使，因为那凝血很可助牛七、政屏的威，虽则是二娘子自己流的。

政屏过来瞧了一瞧，冲进冲出的很气愤，口里嚷着：“遭人命，还了得！”他的带着胜利的威武，很使原拔家的孩子们有些恐惧，因为孩子们雅有看过“遭人命”的。

裕丰在溪镇可算是众望所归的人家，四娘姐为人很慈蔼，最爱周济穷苦人，治家又严肃，儿子原拔、郁益又能安分守己，满崽中过举，在外面很挣气，雪河又爱急公好义；家里无论什么事，有的是帮忙的，虽则说人们爱钻狗洞，雅不能说绝无感恩图报的。乱干一百几的小通州得了信，雅赶到下仓坡。他在二娘子的身上摸了一摸，说好救，不过要赶快。他没进过乡立的小学，当然不知道科学的人工呼吸法，但他主张通通气，那通气的方法是：一面吹屁眼，一面吮嘴唇，这是他发明的。淹得半死的螃蟹坳的毛牙子就照他这法子治好的。原拔虽明知不必通气，但他是最谨慎的，又不便辜负小通州的热心，就让他去包治。